

父亲的蒲艺

阳光和煦,山水清明,我走在故土的路上。清清水岸,蒲草与绿荷交相辉映,诗画般美丽。记忆里,多少次走进父亲的蒲池,见那蒲草葱茏蔚郁,纤瘦高展,随风舞动,浓缩绿海一片,弥漫浓浓的香气。

父亲的蒲池,就在村子前。说是父亲的蒲池,其实是父亲照看生长蒲草的一汪湿地。在那个年代,土地没有实行承包经营,父亲为生产队里看管一部八耙木制大风车,提水浇灌水沃的农田。父亲用这蒲池里生长的蒲草,为八耙风车编织提水的篷帆。这汪蒲池,关系全村一年的稻谷收成。父亲爱蒲池,胜过爱自己,身影从不离开这汪蒲池。

在水乡,河沟溪流纵横,那是蒲草生长的好地方。蒲草,又叫水烛,因其穗状花絮呈蜡烛状而得名。蒲草为多年生落叶、宿根性挺水型单子叶植物,茎秆不明显,走茎发达,叶青绿,直立,株高可达一米以上。父亲的蒲池,水深过膝,淤泥丰厚,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适宜蒲草生长。父亲忙碌在蒲池,经他移植、分株,加强管理,蒲池里长满了绿色的蒲草。

夏季蒲草盛花期,成熟的植株快速抽长,于顶端著生出红烛穗状花絮,鲜黄的花粉,溢满蒲香。我常常随父亲来到蒲池,见水鸟在蒲丛中出没飞翔,看青蒲与绿荷交相辉映的美景。父亲从水深处采出蒲草嫩茎,嘴馋的我,急忙放入口中,味道是那样清爽甜美。父亲说,蒲草的花粉是上好的中药材,有“润燥凉血,去脾胃伏火”(《本草汇言》)等功效。回到家,夜色降临,父亲将那折回的蒲草烛状花絮,与麦草一起点燃生烟在门前,驱蚊效果极佳。

到了秋,秋风起,雁声鸣,蒲草的绿叶渐渐地变黄。秋风中,那晃动的红烛花絮映碧池。闪动的烛红光影,提示主人已到了收割季节,蒲草会派上新用场。

父亲收割完蒲草,进入蒲编篷帆忙碌的日子。早在梅雨季节,农田里的活计相对清闲。趁着连续下雨天,父亲赶制草绳,为编织蒲草篷帆做准备。入秋后,收割下来的蒲草晒干了,父亲抓紧编篷帆。编篷时用蒲草为纬,草绳为经。然后,将篷帆料每隔30公分处用细竹竿和绳子扎紧,再扣上粗绳,就可以挂上桅杆成为提水风车的篷帆了。

要编制出一块又长又宽的篷帆,全靠空手很难做到。父亲自己动手,造出一部简易的编织车,编制起来就容易多了。父亲选用一根近3米长,直系10多公分的圆木,将其刨光滑,制成粗细均匀的编织横杆。按照编制篷帆所需要的绳经尺寸,在横杆上刻出一条条编织沟槽。再找来树干,制作固定横杆的编织支架,后用约15公分长左右的树棍制成绳坠。这样,一架简易编篷机就制成了。父亲在编织横杆上操作,蒲草与绳坠交替进行,编织效率大为提高。

每当父亲傍晚收工回来,就会乘着天还未黑,赶紧编织一会儿篷帆。夕阳软软地照在茅屋前的院子里,透过窗子,照在屋子里,父亲挥动着蒲草,一下一下地提起与落下那绳坠,身影在夕阳光下与篷帆一同被拉得老长。假日里,我也会去为父亲帮忙,从那大大的蒲草捆上,提送一支支蒲草给父亲,节约了父亲既要挥动绳坠,又要弯腰去拿蒲草的麻烦和时间。日月穿梭,父亲原本满头的黑发也随着编织车横杆边脚步移动,一根根慢慢变白了。后来,我在梦里常常见到父亲那清瘦、矍铄的身影和沉稳而又富有节奏感的编篷姿态。

父亲的蒲草编织活计,好多时候是在黑夜里风车旁进行的。夏日的夜晚,父亲卷起蒲席,提着锤打好蒲草,叫上我,来到远离村子的河堤上,是为看管那整夜转动提水的风车。漆黑的夜,唯有星星眨着眼。我躺在松软的蒲席上,看那深邃蔚蓝的星空。父亲一边讲那许多篇的童话故事,一边在微弱马灯光亮下编织蒲扇、蒲鞋等制品。我从数着星星中睡着,又从睡梦中醒来,还能见到父亲夜里仍在蒲编劳作的身影。

多年的生活积累,父亲练就了一手蒲草编织技艺。每当编织好一块篷帆后,父亲都会将那些不适合编制篷帆的蒲草收集起来,用于编织家用蒲草生活用品。父亲编制的蒲扇,有扇风、遮阳、挡雨、垫座等用途。我更喜欢父亲用蒲草编制出的圆形、方形、桃型等不同形状、大小不一的工艺扇。加之母亲在父亲编制的扇柄上,配上用多种色彩线结成的扇坠,更增添了蒲扇的美感。父亲还编制出蒲席、蒲团、蒲鞋等生活用品。因蒲草制品透气性能好,冬暖夏凉,适用美观,成了那时村上人家的必备之物。

回故里,走在田园的水岸,我仿佛又听到了那风车转动“吱吱”的声音。

民间艺术掠影

扎西的“吉祥圣境”

铁 钟

一小盘原生态的牛肉干,一大杯纯天然的酥油茶,一身地道的藏族服装,背后是长达478.5公分的《五百罗汉》唐卡作品……扎西郎灯就这样将我带入了他用40幅唐卡精品营造出的吉祥圣境。

憨厚朴实、高高大大的扎西,来自遥远的青海热贡。在那里,唐卡是藏族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48年前,他出生在那唐卡艺术世家,如今,他是唐卡艺术这一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还是青海省劳动模范。

早在公元9世纪,随着藏传佛教的传播,以唐卡为代表的藏传佛教绘画艺术在青海大地上传播。在扎西的家乡热贡,唐卡艺术作为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历经近千年的传承发展,在继承藏族传统绘画流派精细柔美的艺术风格的同时,大胆借鉴了汉地绘画的特点,形成了细腻圆润的绘画风格与代表性艺术品类。

身为整个家族第六代传承人,扎西的童年是在唐卡熏陶下度过的。10岁起,他师从僧人更登罗藏,系统学习唐卡基本技艺。20岁后,他的绘画技艺渐趋成熟。

扎西的独特之处在于能够驾驭众多人物,而且能达一人一面的艺术效果。他的作品《五百罗汉》,尺寸之大,十分罕见。画中五方佛端坐莲台之上,五百罗汉神态各异,栩栩如生,更有楼阁祥云、繁华映衬。画作以黑唐的单色来呈现丰富的层次变化也使唐卡艺术达到了新的高度。如此巨幅唐卡一般需要8年才能完成,扎西用了整整6年的时间。他每天画10多个小时。人类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这样在扎西等传承人手中代代相传。

邹凤岭

胡春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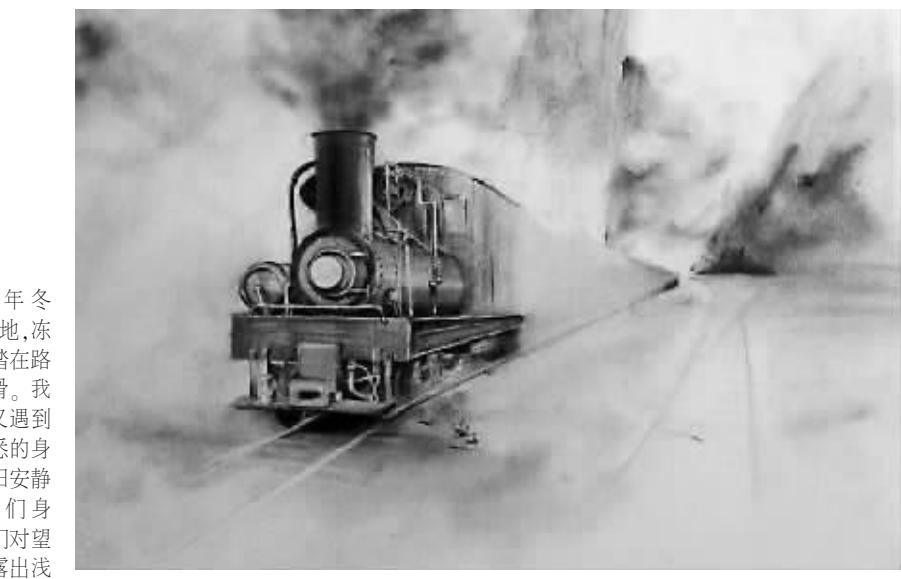
夜路难行

越过去,就会到达一条宽阔的公路。这个路线,是走夜路回家的安全路线。

我屏住呼吸,迈着假装坦然的步伐,一步一步从这群狗的中间走过去。真是奇怪,那只领头的大狗看了我一眼,平静得没有发出一声吠叫。其他的狗,也都表现得异常绅士,就好像,我们都是恰巧经过同一条河流的生灵,各取所需,互不打扰。

时间一长,我再走夜路的时候,反而希望能在桥头遇见这群狗。有了它们等候在那里,我反而会觉得心安,不用担心遇到坏人。这群狗往往是隔几天出现,仿佛也习惯了与我的邂逅。桥头的宽度很窄,我只能与它们近距离地擦身而过。它们每次都是静静地看看我,再把头低下或扭开,仿佛我只是一道熟悉的风景。

再后来,我每天上班的时候,会特意买来很多面包和小细肠,放在桥头一侧隐蔽的树下。我知道,它们时常逡巡在树丛中,好像在寻觅食物。它们会猜到这些食物,是我精心为它们准备的吧?应该猜得到,我能从它们每次看我的眼神中感觉到。



潮湿地望着它们时。它们竟然像个害羞的孩子,快速闪到路旁的冬青树后。在那个看似孤立无援的冬夜里,我的心头被一汨汨激动的暖流包裹着。

几个冬天过去,我搬住在一所小镇上,单位距离小镇40多公里。从此,我在每个深夜,会驾车行驶在漫长的公路。这种时刻,我都会想起桥头那群熟悉的身影。

当我感动地转身,站立在路灯下的光影中,眼角

文中图片为资料图片

槐花蜜

米丽宏

花,有多种修辞手法。花瓣,花朵,花穗,花枝,花丛,花海……

没见过槐花这么霸道的,它将所有修辞占去还不够,自己还要造出一些来,比如说:花浪。它们翻腾在空中,一波波漫卷,可不是花浪?

单朵槐花儿,可不蛮,有点灵秀气儿。旧时村姑,小眉细眼,眼神清亮,心事不复杂吧也不十分单纯。内心幽香深邃,一副好骨架的诗稿。

至于槐树,很丑。身子疤痕、皮糙,枝条上遍布尖刺,人鸟都不敢近。树身越长越糙,槐刺越老越厉,若挨过槐刺扎,你会领教,那种疼啊,真独具一格。是钝疼,憋着疼,是一个大疼里包裹着无数的小疼,哪个都不能小瞧,哪个都惹不起。

这么粗巴巴,尖竦竦的丑树,忽然一天,扑棱一下抖搂出满树雪。可见,人家刺槐,还是有满腔柔情一片诗意的。正如蔡康永说的,沉默没有问题,沉默很正常。就看节点儿上,能不能把自己亮出来。

在春天,每种花树,都有发言权,不论大小尊卑老幼妍媸。可刺槐太普通太常见了,就是开花,你也不会当花树来看的。在北方,泡桐、杜梨、荆棘,都可以归入到这种不为人赏的群体里;像最庸常的人,一星儿亮点也没。

槐花盛放,样子很慑人。一夜间,村里村外,山野路边,一齐翻白啦。事前,毫无征兆;等发现,已成了气候。不是小写意,是大泼墨,是老天把整个天空像掀船一样,咣当掀翻,漫天的雪花,一齐倒下来。接着,村野里,就香喷喷了。花香领着花香,花香跟着花香,一缕缕,一条条,一声不吭,往山下跑,往村里跑,往整个五月里跑。

最后一截儿春天,就失去节制了,收束不住。白

得发疯,香得发狂,如痴如狂,一直癫狂着进了初夏的门。

槐花香透,人是被动的,不是人去捕捉香气,而是香气来侵袭你,这是你无法控制的,它像声音一样,来的时候自然就来了,散的时候,也不是你说了算。

面对这种强悍的花开,人真是没有办法。

你可能永远不会去关注一朵具体的、细小的槐花。我们对它,习惯性地视而不见。攻陷我们内心的,是它们整体的气势,无遮无拦,无可阻挡。这是不是像我们普通的一生,每一个体都是一朵花,一滴水,淹没于花海之中。我们因渺小,获得了集体的认同;又因集体的光芒,有了放射的可能。

可是,请让我告诉你一个事实:群体固然声势庞大,个体,其实也浩瀚无边;所以生活才有那么丰富的情节和可能。我,你,他,都是唯一,生活里,永远不会有重复的。

最庸常的人,也有他的可取之处。

那是一个傍晚,牛羊的嘴角,挂着一缕槐花穗归来;香醉了的喜鹊,蹲在枝头,独自醒着吃进肚子里的食儿。一个老汉,就是我们的邻居,老瓜爷,一辈子破破落落的男人,他扛着他的锄头,缓缓往回走。他另一肩上的筐篓,装了一篓槐花。他边走边大声吼着一首抗战老歌,可是调也不对,词也不对,比哭还难听。我指一下不远处笑弯腰的人们,说:“你看,爷,他们在笑话你呢。”这个灰突突的老汉,却哈哈大笑。他说:“嗨嗨,我高兴了就唱,吼几声,痛快着哩!看脸色过,我不待见。”

这让我一愣怔,我为这种硬朗的态度所惊。我觉得,这健硕的心理,不萎缩,不从众;内心有一种自由,挺美,挺美。

槐花雪的香味又袭过来,晕晕的。或许就在明天槐花就要落了。地上,槐花深一寸;枝头,槐花探出头。针尖儿一样的嫩绿果穗,稳稳挑开夏天,绿色漫流。槐花,它窜过,它香过,它美过,它释放过。这就够了。



使人疲惫的不是远方的高山,而是鞋里的一粒沙子。

赵春青 画

关于电影,到底谁应该坚守底线

欧阳

新近看到一篇评论,声称“网络影评要坚守底线”。大意是说因为利益追逐和资本绑架什么的,“人人都是评论家”的网络影评乱象丛生,哗众取宠不说,甚至有评论家没看过电影也上来嚷嚷几句……

严说得很道理,不管怎么说,黑灯瞎火地指手画脚和胡言乱语一定不是好事。

不过,以之论及电影的健康发展,恐怕就有点牵强了。因为说到底,电影的优劣取决于出品人和导演级别的大咖,实际上和网络上引诱大众、胡乱喧哗的影评没啥关系。按照专业影评人的话说,现在的导演和投资人根本不关注他们呕心沥血的诚意评论。您看,专业文字尚且是这种待遇,那些混乱堆砌的草根文字焉能进入大腕们的法眼?能驱使电影人异化成“非自己”?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啊,言重了。

我们不妨用某级导演作品为例来辩解一下。很多进影院的人应该知道,大导演在一部据说准备去抢夺奥斯卡小金人的电影中说:在日军进攻南京时,有一位国军小兵神勇地灭掉了无数的鬼子。可惜这完全是没影儿的事儿,否则,面对数十万破釜沉舟

的国军,100个松井石根团长也定然片甲不回了。如此离谱的情节和影评有关系吗?

坦白说,我真不知道评论家为何会对网络上的碎片文字有这样的感慨。这让我想到一位大腕导演的观点:是电影观众没品影响了电影的质量。如果是根据海量的草根电影评论来界定好坏的话,这种说法或许还是有一些道理吧,所谓观众喜欢烂电影我就拍烂电影,迎合消费者嘛,貌似很合理的逻辑。问题是任何一家APP也没有本事在所有的時候欺骗所有的人,所以啊,这事儿还是别瞎操心了。

再来看点击率高的影视自媒体,像我以前时不时浏览的、10万+成堆的一些APP。确实如忧天智者所言,基本上就是资本商业的套路,言过其实地夸赞已经是很斯文的了,无中生有的想象常客般充斥其中都算正常。问题是任何一家APP也没有本事在所有的時候欺骗所有的人,所以啊,这事儿还是别瞎操心了。

我们不妨用某级导演作品为例来辩解一下。很多进影院的人应该知道,大导演在一部据说准备去抢夺奥斯卡小金人的电影中说:在日军进攻南京时,有一位国军小兵神勇地灭掉了无数的鬼子。可惜这完全是没影儿的事儿,否则,面对数十万破釜沉舟

的国军,100个松井石根团长也定然片甲不回了。如此离谱的情节和影评有关系吗?

倒是那些出品人和电影艺术家,有必要带给“幼稚”(比如还未长成的懵懂群体)观众正常的故事讲述,这才是最起码的要求。试想,如若故事建构都是混乱的,价值、道德等诉求显然更无从谈起。

对了,还有那部票房纪录的影片,既然也想着奥斯卡走一遭,导演就应该认真一点,至少在自己不懂的地方花点小钱顾问一下总是没错的吧。可是您看,在激奋人心的导弹桥段里,靠手机定位的主角躺在手机边上,直到无数的导弹飞来,彻底清除周边众多的坏人后,他都安然无恙。看到这样的场面,激动之外,有心人难免想到车臣的达萨耶夫,就是那个因手机定位被一枚导弹炸没的强人,这不得让人疑窦重生——真不知道哪个场景更“真实”。当然了,咱们的导弹,定位什么的晚生好多年,也可能定位精确,或者弹片是智能化的,不杀黄皮肤的人或许也有可能。

这个是技术问题了,不好懂,就不说了。延伸的推论是,这样的演义其实和芜杂的影评应该扯不上关系,如果一定要将之关联起来,结局也当是使这种稀里糊涂的情节清晰化吧,如此当是有助于电影

的改进了,怎么会扰乱电影健康呢?

但凡现场看过足球的人都知道,就体育场无序的喧闹来说,越是声势隆盛,越是激奋人心,不仅是观众,球员也是如此,这就是所谓的赛场氛围,比赛必然也会由之而更为精彩。反过来,温情有序的背景多半会让球员“垂头丧气”。对了,我们是在说评论,看台上和现场评论员通常总是在胡说,但对比赛的影响似乎可以忽略不计,倒是那些职业的从业人员,像裁判、教练和球员,才是真正能左右比赛进程的角色。

显然,倘若真有什么坚守底线的说法,我想最应该坚守底线的是,是左右“比赛”进程的导演,是电影出品人。

陋室观复

王太生

吃肉让人粗鲁,饮酒让人亢奋,食鱼让人安静。

《水浒》中,梁山好汉,吵吵嚷嚷,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大快朵颐,他们的行为举止是莽撞的,经常拿着刀,与人斗狠。现实中,经常吃肉的人,气壮如牛,力拔千钧,或被称为食肉动物,他们的性格中缺少安稳妥定的成分。肉吃了,脂肪堆积,容易成为一个胖子,喜肉食者中,少儒雅绅士。

饮酒让人亢奋。饮酒在有些地方就称吃酒,酒过三巡,人便亢奋,煽情的话、称兄道弟的话、拔刀相助的话,侃侃而谈。亢奋中,有人手舞足蹈,有人哈哈大笑,有人啜啜而泣。

食鱼则不同,让人安静。鱼有多刺,或者说,食鱼刺多,适合一个人独吃,无论是肉质细嫩的江刀,还

是味道绝美的槎头鮰,尤其是河鲜小杂鱼,味道鲜美,却是刺多,让人不得不静。

食鱼让人安静,气沉丹田。这种静,出自内心。我认识的一个朋友,喜垂钓,也喜食鱼,钓罢回来,大鱼清蒸,小鱼红烧,摆在案上,半瓶老酒,慢慢地滋,细细地品,消磨傍晚余晖的漫妙辰光,喜不自禁。

野生的鱼,味鲜,刺也多。急性子的人,食不得,易卡住。

牙口不好的人也食不得,即便性缓,也容易被卡住。

郑逸梅先生口中之齿所剩无几,因而风趣地自嘲为“无齿”之徒,这对吃鱼不利,他在《食品谈》中说:“我恐骨鲠,也金鱼食肉。”牙齿齐全者很难体会少齿者,门关不紧,食鱼时的紧张畏惧之心,要辨刺,全靠舌与齿。鱼肉入口,门齿会在咬噬时阻挡鱼刺通

过,如果齿少,势必增加“漏网”的机会。